

云烟深处

堆云洞的油灯

■胡春良

堆云洞,这身边的风景,说起来并不陌生。多年前曾前往瞻拜,那时堆云洞还是一片废墟,在砖石瓦砾之中,唯有一塔高耸。穿过破败的山洞,登临塔顶,沟壑纵横之中,一份追怀之幽思,感繁华之不再,独戚戚然。在废墟之中,在残存的古碑上,得知这是道教龙门全真派的道观。登塔远眺之乐,也被湮没于无边的荒凉。这是我对堆云洞最直接的印象。这份慨叹和失落,深深地刺伤了我,也埋没了众人心中相传的所有美好。夏县人文坐标上一处著名的名胜,就成了沟谷之中废墟的存在。我也试图多次从古籍和传说之中,复原曾经的繁华,但是始终找不到心灵相通的切入点。

1985年,堆云洞被命名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堆云洞被复建保护,这里就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道教文化名刹融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尽管离得很近,尽管一直是夏县古文化的重要元素,可一直没能前往。曾有次,已到山门前,临时有事而折返。堆云洞,就是这样,近在眼前,又无缘倾心晤谈。近日,偶有闲暇,利用午休时间和同事一同前往。

堆云洞位于夏县水头镇上牛村土岗上,两侧沟壑深近百米。蛇虎、石健二洞环绕,洞水东流入澗水河。因雨后岗上积云缭绕,雾霭长存,洞门云封,故称“堆云洞”。1928年,中共河东特委在这里成立,并在此秘密活动长达十年,故此处又被称为晋南革命的摇篮。堆云洞始建于元代,明清两代相继增建和扩修,布局严谨,设计巧妙,亭台阁楼,因地制宜,盘旋而上,错落有致,规模宏大,气势壮观,现存建筑有北极台、笔峰塔、三皇阁、三圣殿、真武殿、三王祠(药王、牛王、马王)和白衣武士祠等,配以廊庑、厢房、道院,形成一组宏丽的道观建筑群。庙内现存石刻《堆云洞全景图》,形象地反映了兴盛时期的洞景,弥足珍贵。

阳光纯净而柔和,田野一派苍茫,

在具有四百树龄角树和巨大槐树的掩映下,堆云洞华丽高耸,依山势成为一种迷人的风情。在山洞廊道之中穿行,感受一种幽古的清凉;在古建之中沉醉,感受文化的精深。游人沉浸其中,陶陶然物我相忘。

同道教文化一同鲜活存在的,就是浓浓的红色文化。这里有河东特委纪念馆、平民中学纪念馆、平民中学教室(堆云洞红色文化展厅)、河东特委展馆(包括河东特委特支展厅、黎明前曙光展厅、嘉康杰办学展厅、平民中学教室场景复原)等等。最触动心灵的是,在河东特委纪念馆以及平民中学教室中间的山西早期革命领导人汪铭的居室里陈列的老油灯。静默而斑驳存在的油灯,依稀可见当年夜色中的灯火。这灯火刺破黑暗,让这一处道观名刹闪耀光明,在沟壑之中,在荒野之中,托举起河东大地革命的灯塔。红色的信仰和血脉,为古刹注入磅礴前行的力量。

1922年,平民中学在这里诞生。这所新式学校由河东著名群众领袖、革命先驱嘉康杰创办,宗旨就是办平民教育。创办平民中学得到了留日学生、安邑人景梅九先生等人的大力支持。景先生应邀担任名誉校长,尉子甲、徐亚桑、崔斗辰、张吉振、关绳武、雷江涛、吴仲六等进步人士应邀担任教员。平民中学在招生时,嘉康杰就明确宣称:“骑马的不要,坐轿的不要,穿长袍、戴礼帽的不要,欢迎平民子弟来校就读。”在考试时,嘉康杰所出的作文题目就有“平民自觉”。

平民中学的创办是十分艰难的。当时堆云洞由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开学的第一天,嘉康杰对学生们讲,“你们都是贫农子弟,知道艰苦勤俭,上学也应该这样。我们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双手,把这座破旧的古庙修整成一座漂亮的校舍”。嘉康杰亲自带领师生铲草整屋,和泥垒墙,修修补补,终于把这破旧古庙焕然一新。大殿被当作教室,两边的厢房成为学生和教员的宿舍。

1922年7月,学校正式开学。为了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平民中学师生开荒种地,自给自足。朗朗的读书声,成为堆云洞最具生命力的存在。进步的思想就在灰暗的灯光下,燃烧一颗颗青年的心。就在这灰暗的灯光下,《平民》月刊创办印刷;就在这灰暗的灯光下,信仰的力量在萌发。河东地区许多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如丁行、李尔铭、李荣等都是平民中学的第一批学生。特别是学生金长庚,他在嘉康杰的教育引导下,思想进步非常快,后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一直是嘉康杰最忠诚的战友和助手。

1928年2月,山西省党的机关被破坏。1928年6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王鸿钧、邓国栋在堆云洞召开了河东(运城)地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夏县、闻喜、解县、安邑等县20多名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山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产生了中共河东特别区委员会(简称中共河东特委)。这是河东第一次全区性党的会议,会议由冯彦俊主持。此次会议传达了广州起义后的国内政治形势,研究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决定由冯彦俊任河东特委书记。会后,冯彦俊、河东特委副书记范希鑫、特委委员牛守仁等到解县,发动组织和领导了解州南八村民众的夺盐斗争。河东特委,就是运城市委的前身。在特委的领导下,党员人数一度发展到119人。

1929年5月,汪铭被任命为顺直省委特派员,负责山西省工作。不久,顺直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太原市委,汪铭为书记,领导山西中路各地党组织。1929年6月,汪铭同志来河东巡视工作,于七八两日在夏县堆云洞召开了河东党的会议,到会的有范希鑫、嘉康杰、金长庚、南玉山、张笠清等六位同志,研究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问题。按照顺直省委指示,河东

特委改为特支,选举河东特支干事会,隶属中共顺直省委领导。汪铭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由嘉康杰任河东特支书记,特支的管辖范围为运城、闻喜、夏县、安邑、解县、绛县等。会后,汪铭和嘉康杰到运城盐池、绛县纱厂、安邑的北相镇、临晋吴王渡的国民党驻军中,接触了一些党员,恢复了一些党组织。嘉康杰亲自去新绛发展了李仰南,在夏县发展了金长庚、梁福才、冯仰义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汪铭居室内的那盏铁油灯,一定铭记着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一定铭记着主人的坚毅、果敢和献身革命的坚定。也许,伴着这盏油灯,他梦乡里也正奔腾着的红色的激流。河东特委纪念馆内按原来会议的场景,布置有一张桌子,桌子上也放着一盏旧油灯。墙上有汪铭、嘉康杰、范希鑫、金长庚的相片,南玉山和张笠清相片也没有留下。这盏油灯,见证着那个场景,见证着革命者奔腾的心。

1934年,山西特委再遭破坏,反动军警在太原、运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嘉康杰被特别缉拿搜捕。在嘉康杰活动过的山区,夏县保安队多次大规模地搜山。在他家周围,也常有特务明里暗里活动。共产党员金长庚和梁福才极力保护嘉康杰,嘉康杰隐蔽期间,在夏县北晋村东花嘴岭、沙坡、堆云洞、西晋关帝庙都曾设有秘密办公室。

1939年,嘉康杰在中条山武家坪为革命献出了年仅49岁的生命。1952年10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嘉康杰的革命军人牺牲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题词:“嘉康杰同志在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他的生命,就在堆云洞的油灯里播撒四方,这光明就是他以身许国的信仰的写照。

冬日的暖阳普照大地,堆云洞就在这份温暖里耸立着,尊严着,丰富着,幸福着。红色信仰的灯火,穿越时空,激荡着盛世之下人们的美好愿景。

凡人情思

我的老家种苹果有二十多年了,但我吃苹果却没有几年。

听父亲说,四十年前,家里的地以种小麦为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县里引进了苹果树,自此,家家户户都种起果树来。记得我记事起,奶奶说家里的果树刚挂果,数量也不多,为了多卖钱,常常等家里人齐全时,才一起吃一个苹果。

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爷爷先咬了一口,果汁都顺着嘴角流了出来。奶奶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奶奶咬了一口,闭着眼睛,十分享受。爸爸妈妈也先后咬了一口,像是唐僧在吃人参果一般,品尝着人间美味。最后给了我,我则像小猴子一样,顺着果核转圈地咬着,把果核里的籽都咬了出来,但我却不舍得把籽吐到地上,而是吐到了土里,傻乎乎地期盼着明年能长出一棵大果树来。

之后几年里,果树挂果渐渐多了,吃苹果也不像起初那样分着吃了,可毕竟还是要考虑多卖钱,家里人听吃的苹果大都是掉到地上的或是有伤的、果面不好的、不宜做商品果的苹果。后来,每年的10月底或是11月初,红富士苹果一下来,奶奶就会将她自认为不能卖给果商的苹果拾到袋子里供我吃。

一年寒假,我因水土不服呕吐不止,奶奶吓得赶紧背着我往村里的诊所跑。大夫给我扎上针输上液,奶奶见我好了些,便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苹果。奶奶立即从家里取了两个像拳头一样大、像枫叶一样红的苹果递给我让我吃。我大口大口地咬着,完全忘记了还在输着液。奶奶笑着:“慢点吃。”我只“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就继续沉浸在美味的世界里。后来,我的脑海里常常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奶奶踩着高高上的衬衣包裹起来,全然不顾一个女人的外在形象……

2000年,我小学毕业了,要在县城上初中了。爸爸交完了学费,口袋里还剩80块钱。我和爸爸站在学校门口,爸爸给了我78元,说道:“先坚持坚持,过些日子,苹果卖了就有钱了。”说完,爸爸把肩上的一袋苹果给我放下,朝着汽车站台走去了。

我看见袋子上面是一个仅咬了一口的苹果,顿时如雨下。

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离家乡越来越远了,吃家里的苹果也越来越少了。可每到秋冬,我总想摆两个苹果放在桌上,不是为了口服,而是为了想把家乡的味道咬上一口,回味一下儿时的那一份美好。

灯下漫笔

云端上的杜波先生

■王振川

我以前见过戏剧家杜波先生,但没有说过话。

老先生晚年有一段时间,住在女儿杜建峰家里,正好和我在一个院。阳光好的时候,建峰大姐会推着轮椅,带老先生出来散步——我就是这样见的。

我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家,是我久已仰望的人物。但因老先生年事已高,交流不便,我路过的时候,只和建峰大姐打招呼,竟没有问候过老先生。老先生后来是在临汾去世的,因为路远,当时只捎了奠仪,没有去吊唁。

说久已仰望,并不是虚言。

我父亲是蒲剧戏迷,喜欢看戏,喜欢阅读《蒲剧艺术》。《麟骨床》《意中缘》《烟花泪》《白沟河》《周仁献嫂》《岳云》这些杜波先生编撰的剧目,父亲经常用崇拜赞赏的口气给我介绍。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蒲剧艺术》杂志,经常会有这些剧目的演出动态、研究文章、剧照等,我蹭着父亲的杂志,也能经常看到杜波先生的名字,自然就十分熟悉了,知道他是了不起的戏剧家。对我而言,杜波先生就像云端上的人物,虽然遥远,但可以经常仰望。

大人在旅途

师村之行

■姜凯欣

的语言、精妙的比喻,向我们介绍着遗址现场的种种物什,引领我们了解相关知识,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土壤颜色来判断它的“年龄”,如何根据器物残片还原它本身原貌。我看到考古人用小手铲在探方小心翼翼地一点点铲土,一点点发掘。他们以黄土地为支点,以小手铲为杠杆,尽最大的努力撬起更古老的过去。那残缺的瓦,那有纹的陶片,让我联想到先民们的生活场景,切身感受到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沧海桑田。

在基地多功能厅,我们观看了纪录片《梦想成真》。随后,方主任结合自己的考古经历和感受,向我们讲述了有关考古学和考古人的故事,给我们打开了一扇“考古之窗”。“面朝黄土背朝天”是考古人的生动写照,“一丝不苟”是考古精神的深刻诠释。我想他们的成果或许存在很多争议,也许下一次出土的文物

会推翻他们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否认他们的努力付出,他们有情怀,有担当,无私奉献,默默付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文化之脉。他们用考古成果,向外界讲述运城故事;他们用考古之光,照亮文明之源。

此次师村之行,收获满满,触及真心,感悟颇深。我看到了史前的夯土,看到了原汁原味的出土文物,运城真的了不起!“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考古是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是解读几千年文明密码的钥匙,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中介。考古人的勤勉严谨执着,是悠远遗址上的一道美丽风景,是悠长而为人,当有鸿鹄之志,无论是在哪个领域,都应有报效祖国的崇高精神。我们青年如初升的太阳,正值大好时光,正处大有可为的年代,浑浑噩噩,绝不可取;奋力拼搏,就在今朝。



鹤雀楼

山里人
过上了好日子

(国画)

祁锋作

百姓记事

盐池拉硝记

■屈吉平

运城盐池如今已成旅游景点,以其独特的自然美景吸引着各地游人前来观光旅游。

我由想起多年前去盐池拉硝的一段往事。

当时的盐化局向各县分配产硝合同工名额。每年到了产硝季,村里都有一些困难家庭成员到盐池拉硝,成百上千浩浩荡荡的产硝大军,顶着凛冽的寒风下盐池。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乡下某村任民办教师,每月45元工资。那年放寒假后,我与一同事商量,去运城盐池干一段时间。

经人介绍,我俩一大早背着铺盖卷,搭上去运城的公共汽车,几经辗转赶到盐池已是半晌午了。找到邻村的工头,他把我们领到低矮的瓦房里。我俩把铺盖放到铺张席子的实心通铺上,简单吃了点东西,工头便把我们编进组,每人领了一双手套、一双雨靴。

很快天晚了,我们喝了点水,就人挤人地睡下。房子四面透风,又没有生炉子,冻得人整夜没有睡好。正在迷糊中,忽听见有人喊:“起床啦,吃点饭马上去工地干活!”

大伙爬起来,草草吃了早饭,便套上棉衣,穿上雨靴,有的扛着铁锹,有的拉着小平车,车上还装着用荆条编的大笆,急急忙忙朝工地走去。北风呼呼地刮着,天气晴朗,整个盐池白茫茫一片。

走了好长时间,工头说:“就在那里干活!”大家按照分组到达岗位,工头宣布路线,台台及倒料人、铲硝人、拉车人等,铲和拉的人每天上下午轮换。

先在硝池和地面之间铺上大笆,芒硝如厚厚的白雪,装满硝的平车必须用大笆铺的路上走才省力。大伙一锹一锹把积雪样的芒硝装在平车上,装满一车便拉到百米开外池边的料堆上。一锹又一锹,一车又一车,动作单调,不停地劳作。我很少干体力活,刚开始装车还觉得有点冷,很快就浑身流汗,但也不敢有丝毫停歇。平车一辆接一辆,装满一辆又一辆,拉车的也是一辆一辆地排着。尽管分工不同,人人都在忙碌着。